

BLIZZARD ENTERTAINMENT

麥德維克鎮

Eric Sabol

I

一位士兵舉起火把，向前傾身眯著眼睛檢視，皮衣咯吱作響。手上火把的火光讓整座果樹林裡的陰影不停舞動，在樹叢間搖曳，彷彿那些黑影正四處滑動躲避星光。時值初秋，異常冷冽的強風從頭頂颳過，撼動樹葉及枝幹形成的樹冠，絞繩上的七具屍體也跟著緩緩搖晃。

一具老人的屍體沉沉掛在低矮老橡樹上，腳上沾滿血漬，士兵在腳邊徘徊好幾分鐘。火把的火光讓屍體的瘦弱輪廓更加清楚，凸顯他骨瘦如柴的孱弱身形。碎裂成條的布塊拍打著屍體凹陷的胸口，在衣服撕裂處，火光映照出衣服下的肝斑、傷口、斷裂血管，以及一個怪異的圖案。那位士兵伸長脖子張望，隔著鐵護手，小心用兩指夾住布塊，眯眼看向火光映照下的屍體。他斜著頭將火把拿近，沿著屍體上一連串錯綜複雜的血紅傷痕，將布塊鬆脫的邊緣向下輕拉。那些傷痕割開老人胸口的皮膚，向下蔓延到胸骨，直到腹部上方，而且—

「海利杰，」一個男子從林線上吼道。「別再幫屍體脫衣服了。」

那位士兵轉身向後，伸出火把將火光灑在林間的黑暗小徑。來者咧著嘴笑著，雙手插在腰際，身穿黑色盔甲，因此身形幾乎隱藏在陰暗樹叢中。他面帶微笑，搖擺走向那位士兵，露出兩排整齊的白齒，襯托臉上陰暗的深邃皺紋及濃密鬍渣，走到那位年輕士兵的身旁。

海利杰轉過身去，再次面對繩索上搖晃的屍體。「史崔文哲瘋了。」他說道，並再次拉開老人屍體的衣服，凝視屍體上半身的割傷。「你看到他對這位老兄做了什麼嗎？」

黑盔甲男子搖頭說道。「我沒看到，你也不該看到。別多管閒事，還記得嗎？我們不應該碰觸這些東西。」

「你覺得為什麼不行？」

「這不關我的事。」他咬著下唇，若有所思地抬頭望著那老人的屍體。「史崔文哲想把他們的血放乾。除非那個大人物下令，否則我們不能碰觸這些屍體，懂了嗎？」

海利杰心不在焉地點個頭，目光拂過那屍體潮濕慘白的屍肉。「他在這個可憐人的胸口及腹部刻上符號。」海利杰換手拿火把，繼續細看深究。

「他要讓這些屍體的血流光。史崔文哲堅持要讓這些屍體像葡萄乾一樣乾。」

「你不覺得很詭異嗎？他竟然在屍體上刻符號？」

來者聳聳肩。「他率軍襲擊麥德維克，無故處死四個農夫、兩個酒吧女侍，還有一個產婆，這才更加詭異吧。」

海利杰的目光隨著傷口向下移動，一直到屍體腹部，然後他才開始猛拉老人的腰帶。「這個人不是農夫。我猜他是個花商。」他用單手鬆開細繩腰帶，把破爛長褲拉低，看著割傷向兩條枯瘦的大腿蔓延。掛在粗枝上的絞繩吱嘎作響。

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海利杰。南費爾德有間妓院。快點完成巡邏工作，我招待你去那裡玩玩。如果你還有點良知，就把這可憐農夫的褲子穿回去吧。」

「是花商，」海利杰糾正他，同時拉起破爛的及膝長褲，將腰帶繫回去。「你覺得史崔凡哲也在其他屍體上刻了符號嗎？」

黑盔甲男子向樹上吐了口痰。「這就難說了。那個人有一大堆秘密。四天來我們已經殺了七個人，他還是沒作任何解釋。」

海利杰暫時停下動作，垂著眉毛沉思，然後突然轉身，快步走向果樹林深處。

「海利...」黑盔甲男子搖頭嘆氣，然後追著那位士兵走向樹林中央。「該死，海利杰，別多管閒事，記得嗎？」

隨著兩人腳步聲逐漸消失，海利杰手中火把的火光變成林間閃爍的微光，此時兩個孩子從暗處踉蹌走出。黛莉雅跟伊斯丹特在小徑上徘徊，聽著士兵的談話聲，估算與他們的距離。然後黛莉雅把修枝剪插在腰帶裡，連忙走向在橡樹上搖搖晃晃、那名枯瘦老人的屍體。

「幫我注意四周。」她告訴伊斯丹特。「我來把他放下來。」那男孩用兩指壓著喉嚨，發出低沉哼聲表示贊同。

黛莉雅抽出修枝剪，用牙齒緊緊咬住剪刀。然後低身走過屍體下方，走向橡樹尋找可以上樹的地方。伊斯丹特的視線不斷來回，一下看著遠處海利杰的火光，一下看著黛莉雅敏捷爬上橡樹頂端。她在橡樹枝幹上探索方向，沿著粗枝搖晃爬向絞繩的打結處。

在小徑盡頭，黑盔甲男子嘶啞的咯咯笑聲迴盪在果樹林裡。

黛莉雅一手勾住樹枝，一手拿起嘴裡咬著的剪刀，然後伸向那段絞繩。她耐心切割，來回抽動刀鋒，把絞繩割得左右搖晃，重量及擺動讓粗枝嘎嘎作響。剪刀割斷了第一股繩索。她繼續割著絞繩，絞繩漸漸鬆開，下方垂掛的屍體也開始傾斜，她的動作慢慢加快。

伊斯丹特用兩指壓住喉結，發出低沉嗥叫。黛莉雅靜止不動。那男孩發出緊繃喉音，惶惶跑離小徑，躲進陰暗處。她聽到小徑上傳來海利杰的聲音，雖然還有一段距離，卻在不斷逼近。

「伊斯丹特！」她低聲說道，緊緊抓著樹枝。那男孩躲在陰暗處，毫無反應。她咬牙切齒地低吼著，繼續割著那段絞繩。她眼角看到火把的光芒，火光穿透矮樹叢，映照在小徑上。她加大力道切割絞繩，手臂肌肉開始感到灼熱疼痛，呼吸也變得急促困難。刀鋒將絞繩割得支離破碎，不再緊套著屍體。海利杰的腳步聲已經很接近了。她聽見海利杰靴子踩過落葉及石塊的聲響。他的飾釦隨著身體晃動發出細微敲擊聲。她憤怒地與絞繩纏鬥，用修枝剪的冰冷刀鋒將繩股一一割斷，直到海利杰的聲音打破寧靜黑暗。

「那邊的傢伙。」他喊道，揮舞著手中火把。

黛莉雅小心地轉過頭，眯眼看向火光後那士兵的輪廓。她的心臟猛烈撞擊胸腔。她想要回應，卻始終說不出話，只能默默地抓著樹枝，僵持好幾秒鐘。海利杰拖著腳步走來，左手放在劍鞘上。黛莉雅用力把話吞下，然後深呼吸保持鎮定。

小徑這一側的樹林非常茂密。如果她從樹枝上跳下，起身後立刻跑向小徑旁的樹林，她和伊斯丹特也許能在那位士兵還來不及展開追捕前逃跑。可是如果她沒跳好—如果她失去平衡或扭傷腳踝...

她在腦海思索她的選擇，而海利杰的輪廓也漸漸靠近。她猶豫不決、不知所措，只是緊緊抓住樹枝，看著那士兵不斷靠近橡樹底部。她一手緊握那把剪刀，另一隻手勾著樹枝，繃緊全身肌肉，準備縱身一跳，可是海利杰仍然不斷逼近。海利杰走近時，黛莉雅能感受到他火把的熱度，然後黛莉雅瞥見小徑四十碼處有個矮小男子。他本來躲在果樹林的陰影處，而海利杰的火光讓他無所遁形。

「先生！」那名士兵吆喝道。「你不能來這裡。」

那位矮小男子不發一語，只是茫然地搖著頭，不停搓揉雙手，緊盯著掛在絞繩上的年輕女屍。海利杰再次吆喝，並稍微加快腳步。那男子指著那具女屍，哀傷地笑著，開口道：「那是我太太。」海利杰小心走上前去，拍拍那男子的肩膀，溫和帶著對方從果樹林走向陰影之中。

黛莉雅顫抖著吐了口氣，把指甲從樹枝中拔出，然後抓住較高處的枝幹，林風吹亂她的頭髮及衣服。懸掛的老人屍體隨著微風旋轉，絞繩發出乾冷低吟。伊斯丹特從樹叢中搖晃走出，朝黛莉雅揮手，然後指著那具屍體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低聲問道。

那絞繩扭曲作響，最後啪地一聲斷裂，老人的屍體重重摔在地上。樹枝劇烈搖晃，黛莉雅一不注意就重重摔在屍體上。伊斯丹特把她扶起，讓她先平復呼吸，然後才抓著屍體兩腋，把屍體拖入樹叢。

黛莉雅把修枝剪插回腰帶，拍去衣服上的塵土，然後抬起老人的腳。「小心他的頭。」她說道，然後兩個孩子一起把屍體拖進樹林，走向麥德維克。他們舉步維艱走過田野，兩人沉默不語。在這午夜時分，只有淙淙流水及刺耳鴉鳴陪伴著他們。

II

黛莉雅脫掉祖父消瘦屍體上的破爛碎布。她從祖父的破衫撕下一塊碎布，沾水後輕輕擦去老人胸口及臉上的塵土，清理佈滿祖父全身的割傷—那是一連串詭異符號，有人無情地將符號刻在他的屍體上—清理完後她將冰冷的屍體拖進前臥房。此時第一道曙光光芒四射，在凌晨天空灑上色彩，黛莉雅把祖父推上床，將被單蓋到他滿是鬍渣的下巴，迅速親了祖父額頭一下，然後蹣跚走向農舍後方的小木屋。

她在小屋把修枝剪換成鏟子，然後朝鎮外的樹林出發—就是那片果樹林對面的樹林。她緩步走過曙光籠罩的田野，昨晚的盜屍行動讓她依舊一片茫然。不知為何，祖父留下的鏟子讓她看得出神。祖父擁有這把鏟子數十年，可是這件東西與其說是農具，倒不如說是裝飾品。黑木把柄的雕飾出奇精細，向下螺旋環繞直到象牙鏟身的頂端。頂端狹窄、尖銳無比，蝕鏤著精緻的花朵及藤蔓圖樣。

這是一件讓人驚豔的工具。過去二十年來，黛莉雅從沒看過祖父使用它。

太陽從群山中升起的瞬間，黛莉雅發現了林中空地。她再度確認過尺寸—六呎長，四呎寬—然後把象牙鏟子插進土裡，從兩腳間挖出滿滿一鏟泥土。她花了一整個早上挖掘林地，動作小心翼翼，避免傷害到任何樹根或周遭植物，她把泥土慢慢鏟走，自己也漸漸深入祖父的墳中。

她在正午時分停下來休息，迅速爬出墳穴，幾根頭髮黏在她的額頭上，臉上及衣服上滿是泥土。幾分鐘過去，她沉浸在林間涼爽的微風中，緩緩恢復體力，聽著鳥囀陷入沉思。這股靜謐感倏忽即逝。

倉促的腳步啪嗒響起，矮樹叢間短促的聲音讓她的胃開始糾結。她匆忙站起，舉起鏟子自我防衛。她站在挖出的墳土上東張西望，掃視周圍樹林，尋找那聲音的來源，視線掃過任何搖曳的陰影及擺動的枝桠。

這時伊斯丹特跌跌撞撞走出樹叢。黛莉雅搖晃著向後退，在墓穴邊緣站穩腳步。

那男孩蹲下，發現自己的呼吸急促混亂，喉嚨不斷發出氣喘聲。

黛莉雅把鏟子插進土裡，然後把手伸向他的肩膀。「怎麼了？」

他抬頭望向黛莉雅，胸口不斷起伏，並且指向西方的小鎮。另一隻手兩指壓在喉嚨上，發出一道低沉的悶哼聲。

伊斯丹特頭髮沾滿汗水，黛莉雅跪在他面前，看著他髮後的雙眼。「他們找到我祖父了嗎？」男孩並未回應。他呼氣喘息，顫抖的手指依然平平指向麥德維克。

黛莉雅一躍而起，衝進灌木叢裡，枝幹及藤蔓扯著她的頭髮及衣服。她蹣跚躲過岩石及樹根，一面保持平衡，一面衝向小鎮，忘卻全身疲倦及肺部灼痛感。她從林線衝出，上氣不接下氣，拼命擺動四肢。她跳過圍籬，跑過收割後的田野，身後揚起陣陣塵土。她低頭狂奔，雙臂不斷擺動，心跳聲隆隆作響。她跑過街道，躲避鎮民、推車、馬車及駝獸，一直到跑過祖父農舍前的轉角。

這條路上空無一人。孤獨的農舍靜靜坐落在路口。她如釋重負，彷彿有陣即時雨澆熄她的焦慮。黛莉雅的雙腳無力，直接癱倒在卵石路上。她就直接坐在路上，頭髮及淚水混在一起，氣喘吁吁。她精疲力盡，好不容易可以稍作休息，目光打量著那間農舍。

一片陰影突然橫過道路，那陰影又廣又大，讓黛莉雅以為是雲完全遮蔽了太陽。黛莉雅轉身一看，她的胃部開始痛了起來。

史崔凡哲一臉陰森地走了過來。他是個身穿皇族華袍的魁梧男子，臉藏在兜帽漆黑的陰影之下，只露出那輪廓分明的下巴，彷彿懸崖邊緣突怒偃蹇的石板。除了繫腰帶處，寬鬆長袍讓他顯得巨大無比。那條皮製粗腰帶平滑光亮，黛莉雅覺得如果把它完全展開，應該會比她還高。包含海利杰及他的黑盔甲同袍在內的幾位士兵，從那位高大主教身後以扇形陣形散開，各個姿勢僵硬、面無表情。

史崔凡哲彎下腰，身體發出擠壓爆開的聲響，一隻手輕輕摟住黛莉雅的手臂。「小女孩，」他說道，聲調聽起來若有所思，不甚耐煩，「你祖父在家嗎？」

黛莉雅撥開眼前的髮絲。史崔凡哲炙熱的凝視讓她信心動搖，使盡力氣也只能搖頭回應。這無力的反駁無法打斷對方的凝視，黛莉雅用顫抖的手指比向西方的森林。「他在果樹林裡。」她急促喊道。「你把他留在那裡。」

「很聰明的回答，孩子，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。你祖父昨晚跑出去了。」他朝著農舍大門眨眼。「可是死人應該行動極度不便。我懷疑他並未走遠。」他用兩指掐住黛莉雅沾滿泥土的袖子，緊盯著佈滿她外衣及褲子上的凝固泥塊。他嘴巴一咧，擠出猙獰笑容。「你有看到他嗎？」

「應該沒有...」

史崔凡哲朝著那農舍點頭。「我可以搜索一下嗎？」

黛莉雅小心翼翼朝農舍走去，走出主教巨大的身影，開口道：「不可以」。

「真無禮！」他嘲笑道，從兜帽的陰暗處傳出低沉矯揉的咯咯笑聲。他轉過身去，對那群嚴守陣形的士兵低聲下令，士兵緩步走向農舍。史崔凡哲跟在後面，冷漠地走在小女孩身旁。

黛莉雅心頭湧上一股怒氣，讓她忍不住想說話。「這樣...」她吞吞吐吐道，「這樣是不對的！你對這些人所做的事—你對我們所做的事—都是不對的！」

史崔凡哲叫眾人停下。他轉過頭來，從肩膀上看向黛莉雅。「羊群不需要知道牧羊人的動機。只需要放輕鬆休息。我們會淨化這個鄉村。」

黛莉雅心中越發覺得忐忑不安，也越發覺得憤怒，語氣參雜痛苦憎恨。「你錯了。」

那位巨人聳聳肩，喃喃說道：「小孩沒資格評論政事。」然後他向手下士兵揮手示意。空氣中充斥著鋼環的嗡鳴聲，士兵湧向農舍，手舉利劍，挺直背脊，把大門從門樞上踢落。「搜尋衣櫥、徹查閣樓，檢查小屋。那具屍體就在這裡。我要拿回屍體。」

部隊向前挺進，通過門廊。

「找血跡！」史崔凡哲在士兵身後大喊。「那個王八蛋還在滴血。快找出發黑發臭的血跡。」

黛莉雅留在街道上，聽著屋內陶器被摔毀，木板被擊碎。史崔凡哲雙手抱胸，站在草地上背對著陽光，身體不停搖晃著，看著他的人馬徹底搜查農舍。

汗珠滴進黛莉雅的雙眼，可是憤怒已讓她麻木，因此並未眨眼甩掉汗珠。鹽份刺痛雙眼，所見景物變得模糊，可是她的焦點從未離開那動作緩慢、身穿厚重華袍的男子。那男子監督士兵摧毀她祖父的

房子，她的房子。她聽著士兵搜查她充滿回憶的寶庫，那給予她慰藉的聖水盆—世上唯有這裡配作她的家園。她氣得渾身發抖。

她從路面撬起尖石，咬牙皺眉，打量史崔文哲的背部，緊抓尖石直到指節發白。她偷偷靠近史崔文哲，眼睛緊盯著對方腰帶下方幾吋之處—那裡是這位巨人的尾椎。她快速移動，雖然踩在石路上的腳步聲暴露行跡，可是史崔文哲從未轉身查看。當她距離一臂長的時候，黛莉雅將利石緊握手中舉起，並且瞄準她的攻擊目標。

可是就在她出擊前，海利杰蹣跚走出門廊，他的劍已收入劍鞘中，手指上佈滿割傷及碎片。「我們在那老頭的被單上發現血跡。」他說道。

那位主教的嘴微微張開。「血跡？」這個字眼從兜帽中喃喃傳出。「然後呢？」

海利杰避開史崔文哲的目光，反而盯著那巨人兩腳間的地面。「可是屋裡沒有屍體。我們確實搜過每一個地方。」

黛莉雅皺起眉頭，放下手中尖石，搖搖晃晃地向後退去。史崔文哲沉默幾秒之後，轉身凝視那小女孩，冷酷無情地瞪著黛莉雅，緊張氣氛持續了片刻，兜帽的陰影遮住他的表情，然後他用力吞了口氣，微微點頭。

「那好吧。」那主教喃喃說道，走過那小女孩身邊，急忙走向鎮上。

III

最後幾位士兵終於離開了，黛莉雅身陷亂七八糟的衣物堆中，櫥櫃翻倒在她祖父那張空床的床腳邊。她用沾滿塵土的髒汗被單包住自己，彷彿身在汙穢蟲繭之中。她痛哭失聲，把膝蓋彎曲緊靠身體，淚眼矇矓打量殘破不堪的家。她在原地蜷曲好幾分鐘，不只一次去查看那張床，尋找那瘦弱老人的屍體。床上還留著祖父屍體留下的狹長壓痕，還有乾掉的血跡及污垢，唯獨屍體消失無蹤，彷彿狂風中煙消雲散。

一隻流浪貓在遠方鬼叫。

黛莉雅用骯髒被單拭去淚水，搖搖晃晃站了起來。她拖著腳步走過凌亂物品，來到窗前拉起窗簾。溫暖陽光穿透窗戶灑進房內，照出房間內飛揚旋升的細微塵埃。她麻木地搖晃走向遠方角落的櫻桃

木櫃，開始整平裡面被弄亂的衣物。此時她的心神凝滯不動，腦中思緒糾結難分，無聲無息、壓抑停滯。她收拾著祖父的遺物—老舊的筆記本，幾枚她沒見過的古樸戒指。她將這些東西確實分類，收入牆邊的櫥櫃。

在房間的另一個角落，黛莉雅在皺成一團的長褲下找到老人破舊的日記。日記經過多年歲月，封面暗沉起皺、粗糙不平，由幾條漸漸鬆散的細線繫著，維持著原本的形狀。內頁從書脊垂下，彷彿一百條易碎發黃的舌頭。黛莉雅首次掀開那滿是皺摺的書皮，瞥向裡面凌亂潦草的字跡。那些字體似曾相識，就像那老人身上的割痕，可是她無法辨讀—每一頁都騰滿凌亂的隨機字詞及符號，一直寫到書頁邊緣，而且幾乎整本日記都是如此。最後幾頁有一些近似花卉或簡單風景的塗鴉，可是都無法一目了然。

那隻流浪貓又在鬼叫了，就在門外的某處。黛莉雅聽到一種激烈低沉的刮擦聲。她把日記放在櫥櫃旁的地板上，小心謹慎走過房間，把頭伸向走廊。

「有人嗎？」她喊道。

農舍陷入片刻死寂，然後門廳邊緣的廚房內又傳出那種激烈的貓叫聲。她一步步小心走向聲音來源，直到走過轉角，進入空無一人的廚房，踏上那冰冷石磚。飾盤碎片散落一地，翻覆的餐桌被推到遠處牆邊。那焦慮的叫聲變得更大聲，更加低沉。那是人的叫聲。

黛莉雅氣喘吁吁地跑向儲藏室旁。桶子被打翻，米及馬鈴薯散落地上，黛莉雅把它們通通推開，用手指勾住地板邊緣，拉起一塊方形鑲板。儲藏室的地板下有個坑洞，伊斯丹特就坐在那裡，男孩的大眼睛含著淚水仰望她。她祖父的屍體就壓在伊斯丹特身上。

她咧嘴笑道：「你被困住了嗎？」伊斯丹特低聲怒吼，從坑洞底部爬上去。屍體重重壓在伊斯丹特身上，黛莉雅抓著伊斯丹特的手，用力把他拉出來。脫困後，他用袖子擦掉臉頰殘留的淚水。黛莉雅在坑洞上方徘徊一陣子，細看她祖父扭曲的屍體。

「他有沒有受傷？」她問道。那男孩兩眼一翻，聳聳肩，把臉上的頭髮撥開。她祖父垂著頭，樣子十分難看，頸部彎曲，狹窄坑洞讓他的手臂扭曲。「雖然我討厭讓他這樣留在洞裡，但我想他在這裡會比其他地方安全。」

伊斯丹特哼了一聲，表示贊同。黛莉雅把鑲板放回去，擠過伊斯丹特走進廚房。「你要留下來看守嗎？」

他的眼神一黯，死命搖頭。

黛莉雅點頭道：「好吧。可是我們得把墓穴挖好。今晚就要完工。」她進入走廊，朝大門走去。

伊斯丹特輕聲咕噥著，尾隨在黛莉雅身後。他的腳步聲迴響在空蕩蕩的房子內。

IV

黛莉雅從墳穴中挖出另一鏟土，把土鏟到一旁，握鏟的手不停發抖。她的手臂很痛，撕裂劇痛如針般刺進她的脛部及腳踝。她的眼皮腫脹沉重，疲勞像鐵斗篷壓在身上，讓她渾身軟弱無力。向晚夕陽被烏雲遮去，周遭森林變得更加寒冷。

伊斯丹特在外圍把風，牙齒不斷打冷顫，眼瞼對抗著冷冽秋風。他連續好幾個小時盯著樹叢，注意是否有任何風吹草動。他悄悄沿著林線走著，把手臂舒適地塞在外衣底下。

在夜幕低垂以前，兩個孩子一句話都沒說。伊斯丹特的鞋子被樹根絆到，害得他向前摔倒，臉部擦過森林地面的枯葉及圓石。伊斯丹特把雙臂從外衣底下伸出來，手忙腳亂站起來。他的眼袋上滿是泥土，他向下傾身，月光映照出那呆滯雙瞳中的痛苦疲憊。黛莉雅身在祖父墳穴的深處，一邊微笑，一邊把顫抖的手伸向她的同伴。伊斯丹特踉蹌走向黛莉雅，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從墳穴中拉出來。

黛莉雅把尖銳鏟子插進墳穴旁的土堆中，擁抱伊斯丹特，親吻那男孩髒污的臉頰。「謝謝你幫我，我願意做任何事回報你。」她說道，疲倦地欠身靠著伊斯丹特。「你先回家吧。去睡一下。」

伊斯丹特向後退去，拇指戳壓著喉嚨，發出不悅吼聲。

「沒關係的。」她向伊斯丹特再次保證。「我們這裡的工作完成了。墓穴夠深了。」她走到林線坐下，膝蓋緊靠身體抵禦寒風。

男孩打量她幾秒後，發出一聲低吼，可是幾乎消散在風中。

「我要坐個幾分鐘。」她說道，揮手要伊斯丹特離開。「你先走，明天見。」

伊斯丹特聳肩後轉身，踏著沉重疲憊的步伐蹣跚走進黑暗中。

黛莉雅坐了好一陣子，四下無人，只有微風及輕柔的樹葉窸窣聲。她非常不舒服，根本睡不著，但還是閉目養神，把頭後仰，靠著滿是粗糙紋路的橡樹樹幹。她四肢放鬆，不自覺地搓揉手臂上的雞皮疙瘩。她數著過了幾秒時間，讓自己平靜下來。在她數到上千秒後，一個聲音打斷她的思緒。

「外頭冷死了，你可不能在這裡睡覺。」

黛莉雅的雙眼登時張開，一躍起身，然後轉身查看，視線掃過每棵樹，每個搖曳的陰影。她先看到一道微笑，漆黑樹林中出現乾淨整齊的白齒。這名男子越來越近，身形也越來越清晰，距離變成一臂長時，他化成一道厚實的身影，身穿如夜空般漆黑的盔甲。

他是海利杰在果樹林的那位朋友。

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她厲聲問道，膝蓋不停顫抖，難以承受自己的重量。

那個士兵走過她身邊，走動時盔甲發出輕微碰撞聲。那男子沉默地站在墓穴邊緣，雙手插在腰間，仔細查看這片空地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坐了下來，長嘆一聲後問道：「他是誰？那個老傢伙。」

黛莉雅不知所措，動彈不得，睜大雙眼盯著那男子的背部。

那男子轉過頭來，越過肩膀看著她，揚著眉毛問道：「史崔文哲尋找的那具屍體。他是誰？」

他們四目交會，彼此的心跳都加快了幾下，然後黛莉雅開口道：「他是我祖父。」

「他的身份才沒這麼單純。我們浪費這麼多時間找他，他絕對不是普通人。」空地上一道強風呼嘯而過，樹冠在他們頭頂上搖動著。「聽說他是個農夫。」

「他是花商。」黛莉雅糾正對方。「他是鎮上的花商。」

那個黑盔甲士兵緊盯著她，從陰暗處打量她。「還有呢？」

「他是個旅人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黛莉雅點點頭。「他還是個木匠。」她含著淚道，語帶哽咽。「他還會說故事、喜歡哈哈大笑，愛護動物，每天都很早起床，而且—」

黛莉雅無以為繼，發抖著深吸一口氣。「而且他還是我唯一的親人。他是個好人，不應該落得這種下場。」

黑盔甲士兵再次轉過頭去，雙腳在墓穴邊緣擺盪。「好人啊。」他喃喃說道。他對著地上墓穴說話，幾乎是在自言自語。「孩子，等你長大後，你就會發現我們的世界並非黑白分明，而是令人困惑、醜陋黯淡的灰色世界。在你看來，你覺得那善良的花商在這裡無故被吊死，而殺人兇手卻穿著皇家華袍發號施令。」

他站起身面向黛莉雅，腳跟就在墳穴邊緣。「可是現實世界沒時間去分辨善惡，」他繼續說道。「也不會在乎你我的看法。現實世界只在乎真理，而你的祖父—那位喜歡哈哈大笑、說故事的旅人，他死的時候帶走滿腔的秘密。史崔文哲就是要來確保這些秘密不會外洩。」

「那就得把他吊死在果樹林，然後在屍體上刻符號？」

「別質疑穿華袍的權貴，以後你就會明白的。那些符號是保護網，一種安全措施，能讓你祖父黑暗的秘密留在陰影之中。出於陰影，歸於陰影。」

黛莉雅吞下喉嚨的一口氣。「你怎麼找到我的？」

「你離開農舍後我就跟蹤你。我本來希望你能帶我找到那具屍體。」

「很抱歉，讓你失望了。」黛莉雅說道。

那男子臉上露出森白笑容。「我也感到很遺憾。」他說道。「因為你知道你祖父的屍體在哪裡，所以我必須把你押去史崔文哲那裡。相信我，那樣對任何相關人士都不好。」他把手伸向黛莉雅。「來吧。我們快沒時間了。」

黛莉雅胸口緊縮，強烈恐懼感讓她暫時忘卻疲倦，她順勢抽出插在土中的精雕鏟子，用力一揮。鏟子利刃劃過那男子臉部，撕肉見骨。象牙利刃擊破顱骨，形成尖銳聲波，在整片空地迴盪。那位士兵翻身倒下，摔進空墓穴中。

V

在夜空之下，麥德維克四處亮起燈籠般的光芒。火舌四竄，垂死鎮民慘叫連連。幾十位武裝士兵列隊走過街道、田野及農田，手持火把，利劍出鞘。史崔文哲的士兵砸破窗戶，打爛門廊，縱火燒屋，絕望哀求聲及火焰爆裂聲瀰漫在冷冽夜風之中。鎮民像鼠輩般竄逃到街上，身穿燒焦睡衣，帶著孩子跟財物惶惶逃命，困惑不已。

在這片混亂之中，史崔文哲的聲音隆隆作響，就像狂鳴的號角蓋過混戰聲。「他們身上有傷疤！尋找傷疤！」那位主教大聲吼道，鎮民如狂潮般沖過街道。「找出符文，用火焰淨化他們的屍體！如果他們還會流血，就表示還沒死！」

黛莉雅壓低身體悄悄穿越田野，惡臭濃煙燻痛她的雙眼。她在地上爬行，避開小鎮，沿著外圍前進，直到她看到祖父的農舍立在高大草叢後方。她使出最後一絲力氣衝向農舍，跑過斷裂的門廊。她飛快跑過門廳，進入廚房後癱倒在地，不雅地攤開四肢，身旁都是盤子的碎片。她的雙腳凍僵了，無法保持平衡，所以她站不起來，只能緩緩爬進儲藏室。她下定決心要離開麥德維克，就算她不能走路，也要爬著帶祖父離開。

她推開翻覆的食物桶，從地上拿起鬆開的鑲板，凝視坑洞之中。腐臭味灼痛她的鼻孔，像一團魚鉤纏住她，讓她快要窒息。黛莉雅心中有股想哭的衝動，身體開始顫抖。

坑洞裡空無一物。謹慎的腳步聲在屋內迴響。

「伊斯丹特？」她呼喊道，可是沒人回應她。

她爬過儲藏室地板的破瓦殘礫，把盤子、磁磚及木頭碎片都推到一旁。黛莉雅爬過這堆碎片，尋找夠大的刀子、叉子或盤子碎片，這樣她才能推開門廊上的雜物前進。可是當她看到廚房外走廊上的修枝剪，她停止尋找的動作，動也不動。

從手把到刀刃都是血跡斑斑。

火把的光火投射在牆上，身穿重甲的海利杰彎著腰，走到黛莉雅的視線之內，擋住火光，讓儲藏室門廊變得漆黑。他在火光中端詳黛莉雅一陣子，然後走回廚房大吼：「我找到她了！她在這裡。」

屋外某處隱約傳來嘈雜說話聲。海利杰伸出手，可是黛莉雅拖著身子向後縮，更加靠近那個空坑洞。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她問道，努力擠出這些話，聲音既嘶啞又刺耳。

「我從沒見過這種事。」海利杰說道，雙眼渾圓，帶有憂色。「其他六具屍體也從果樹林消失了。」

「消失了？」

「不見了。消失無蹤。」

「那我祖父呢？」

有人在屋外大叫。海利杰的手指拂過劍柄。他的視線轉回黛莉雅身上，然後再次伸出手。「我們得走了。」

黛莉雅傻傻看著海利杰幾秒後，呼吸變得急促不平穩。「我站不起來。」

海利杰走進來，把她從地上抱起。她的雙臂繞住海利杰的脖子，然後海利杰退出儲藏室，走進廚房中。盤子及銀製餐具的碎片在這位年輕士兵的靴下嘎扎作響。當他們要進入走廊時，史崔文哲把粗糙的大手放在海利杰的胸甲上。

「放她下來。」那個巨人咆哮道，微微彎頭，頂著農舍屋頂。長袍正面沾上血跡，一耳流出一道細長的乾涸血跡。

海利杰猶豫一下。史崔文哲攔了海利杰一掌，把這位士兵打得退回廚房。黛莉雅從他懷裡摔到地上，那身形龐大的主教默默走向黛莉雅，並把一隻手伸進長袍，從衣摺處抽出一把圓弧匕首。他的手指就像就像五條枯瘦的蛇，緊緊纏繞劍柄，他身體前傾逼近黛莉雅，衣下脊椎及膝蓋發出急促尖銳的聲響。

他吐氣在黛莉雅臉上，感覺就像燃灰般熱燙。「在哪裡？」他低聲說道，「你的祖父在哪裡？」

她搖頭答道：「我...我不...」

史崔文哲斥責黛莉雅，用冰冷匕首劃過她的臉頰。黛莉雅臉部抽搐，淚珠在眼角打轉。「帶路！」史崔文哲大吼道，一把抓住黛莉雅的衣服，硬是將她舉起。海利杰從房間的邊緣目睹這一切，嘴唇張開，毫無血色，看著那位主教拿匕首抵著黛莉雅的喉嚨。

那女孩張開嘴巴想說話，她扭動嘴唇，轉動舌頭，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我會用你的鮮血澆灌你祖父的花。」史崔文哲嘶聲說道。「我要把這座村莊夷為平地。如果你不回答我的問題，我就會把你記憶中的家園燒毀殆盡。」

「我一」匕首刺著她的喉嚨，黛莉雅退縮閃躲。她看到史崔文哲毫不退讓的冷酷凝視，發現他絕非虛張聲勢—沒有任何伎倆或狡詐。可是也沒有任何仇恨。黛莉雅只在那巨人擴張的瞳孔中看到恐懼，純粹迫切的恐懼。「就在森林裡。磨坊正東方有一片空地，他就在那個未掩埋的墳穴裡。」

史崔文哲用持劍的那隻手指著海利杰。「快去。」他吼道，然後那個年輕人連忙跑到門廳，穿越前門門廊後對著街道上的同袍喊出指令。

「請放我下來好嗎？」黛莉雅低聲說道。

那位主教一邊打量廚房，一邊搖頭，自言自語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」他的眼睛細看牆面，露出微微一笑。他走進走廊，把黛莉雅帶進農舍更深處，沿路打開許多扇門。「你絕對無法獲得赦免，小女孩。你闖下大禍，卻要我們來收拾善後。」

他打開地下室的門，一道階梯向下延伸，深入房屋下方伸手不見五指之處，就像從黑暗深淵伸出鋸齒狀的舌頭。「我很快就會回來找你。」史崔文哲承諾道。「跟你談談撒謊是多麼不敬的行為。」

黑暗突然籠罩黛莉雅，她被摔在階梯上，肋骨碰撞出聲，一路滾進地下室，整個世界天旋地轉，最後撞上石砌地板，發出巨大聲響。階梯入口處只剩下一道狹窄的亮光，而且正在漸漸縮小，最後史崔文哲把門關上，把她的出口堵上。

牆的另一面傳來鄰居的慘叫悲鳴，麥德維克仍在夜色中燃燒。黛莉雅聽到老鼠在地下室角落急促跑過，聽到自己沙啞吃力的呼吸聲。她爬向黑暗中的某處，試圖找到祖父的工作台，但她疼痛難耐發出刺耳尖叫。

她把手伸向工作台找到蠟燭，然後把蠟燭小心放在面前，盲目撈找工具，找到了打火棒。她手上拿著打火棒，把蠟燭壓在地上，擊尺橫放在地上。黑暗之中冒出一片火花，黛莉雅不斷刮磨打火棒，直到點燃燭芯。

她眯眼看著小小燭火帶來的光明。蠟油淌下，流過她的指節，眼睛漸漸適應了亮光。幾秒過後，她舉起蠟燭，查看地下室裡微微發光的那些角落。

燭光拂過每個角落—工作台、書櫃、階梯旁的條板箱。黛莉雅精疲力盡，差點忽略對面有個老人靠著牆面，他的皮膚乾燥脫水。不過肩膀的斜度或髮線看起來都很眼熟—可是那個老人的皮膚破破爛爛，就好像有人披著他祖父的皮囊。他慘白眼球充滿血絲，反映著燭光，嘴巴下垂張開，就像件破爛衣物。四肢脫白，身體在黛莉雅面前抽縮。

黛莉雅聽到自己劇烈的脈搏聲。

那個生物吼叫著蹣跚向前，胸口及大腿佈滿蒼白的符文傷痕。黛莉雅急忙後退，呼吸急促，胸口疼痛。另外六個生物也悄悄從黑暗中走出，全都蹣跚向她逼近，牠們披著人皮，發出不像人類的叫聲。

「祖父？」她失聲尖叫。

蠟燭落地，摔出聲響。